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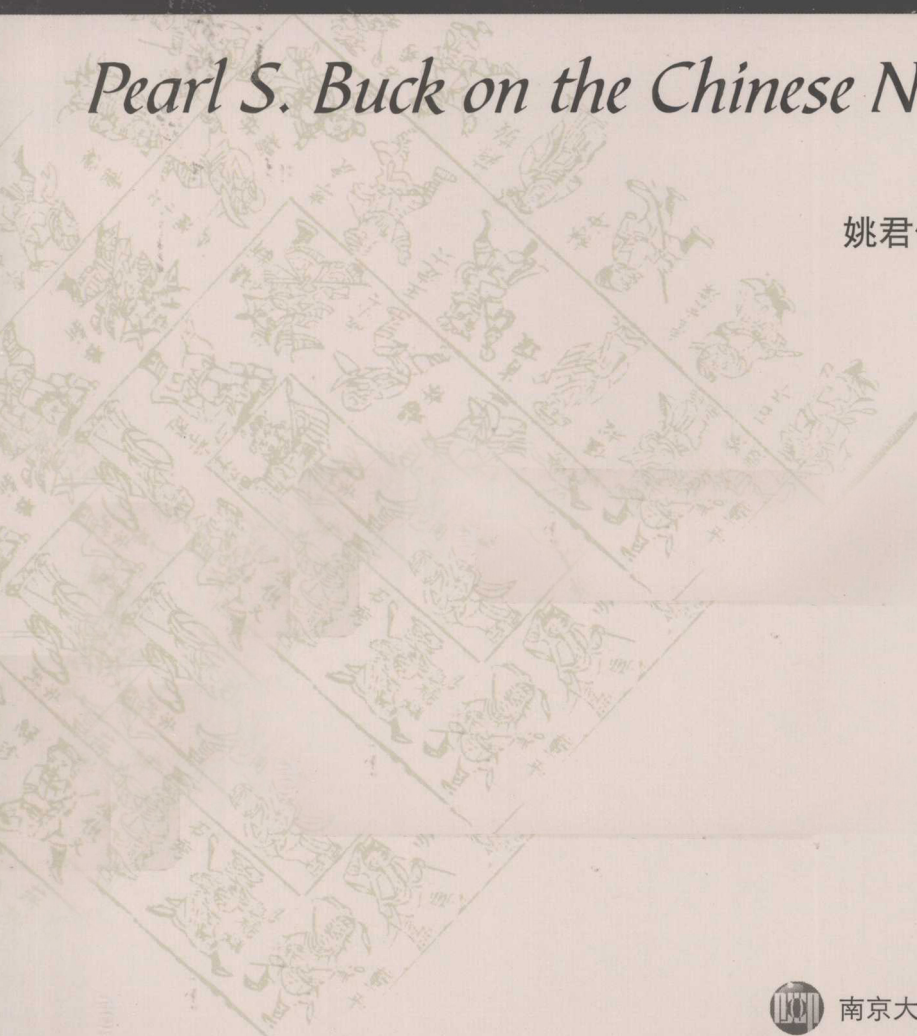


赛珍珠论中国小说



Pearl S. Buck on the Chinese Novel

姚君伟 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赛珍珠论中国小说 / 姚君伟编.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 - 7 - 305 - 09550 - 4

I. ①赛… II. ①姚…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文集—英、汉 IV. ①I207.4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1095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赛珍珠论中国小说

编 者 姚君伟

责任编辑 董 颖

编辑热线 025 - 83592655

照 排 江苏南京大学印刷厂

印 刷 武进第三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5.25 字数 107 千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9550 - 4

定 价 22.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2169 025 - 83592317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 1 小说里的中国 / 1
- 2 中国早期小说源流 / 16
- 3 东方、西方及其小说 / 33
- 4 吾又安所用其眷念哉！ / 53
- 5 论小说创作 / 59
- 6 《水浒传》导言 / 76
- 7 修订版导言 / 83
- 8 我的创作经验 / 85
- 9 忠告尚未诞生的小说家 / 89
- 10 感谢狄更斯 / 99

11 文学与生活 / 104

12 中国小说 / 114

附录1 勃克夫人(Mrs. Pearls. Buck)访问记

(章伯雨) / 140

附录2 英译水浒传序(龙墨萝) / 146

附录3 访问赛珍珠夫妇谈中国近代文学(杨刚) / 153

编后记 (姚君伟) / 158

1 | 小说里的中国

(一)

现代中国极为复杂，她所呈现出的图景每每使得观察家们颇感迷惑，无法解释，无怪乎我们西方人已经习惯于对此耸耸肩，嘀咕一句“哦，这就是中国！”便就此打住。即使我们这些选择在这个国度里生活的人，也只能是一天天过着日子，基本上不知道什么才是其真实面貌，中国一方面受到新时代的风暴的猛烈冲击，另一方面又有旧时代的深深烙印。尽管亲眼目睹，我们还是不懂中国，这也怪不得我们。

因为，为了解今日之中国，我们必须挖掘过去——中国的根深扎其中的过去；我呢故意将之搁置一边，而中国人对此却感到十分自豪，包括对其宗教和哲学著述；相反，我阅读小说。多少个世纪以来，小说这面中国生活的镜子一直为学者所不屑。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在这面镜子中得到映现，然而，这面镜子却黯淡无光。然

而，在镜子里，我们能看到皇帝、臣子、嫔妃、神祇、衣衫褴褛的牧师、小偷和交际花，能看到劳苦大众——丈夫、妻子和孩子们的影子，或者确切地说是他们的形象，他们构成了中国人的队列，伴随着他们的是他们创造的神祇，后者稍稍高于他们自己，但被完全赋予了人的情感和精神！

我们不懂中国，我相信根本的原因始终在于，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都是仅仅通过她的智慧书^①的纯而又纯的书页来认识她的。从这些书页中，可以看到孔子、孟子和老子一个个肃穆而孤独的身影，我们为其清晰完美的思想而惊叹不已，于是，我们便想当然地以此来归纳出圣贤们所钟爱并努力建立的国家的特征。可是，接下来，我们不止一次地瞥见了另一个异质的中国，便犯起了糊涂。事实上，出现这样的情形，不难解释：稳稳当当地收录在浩繁卷帙里、被一些象牙塔里的文人隐士顶礼膜拜而老百姓只能通过道听途说一知半解的圣哲的教导才是中国自认为的中国，也是中国希望世界所了解的中国，即形象正派得体、端庄稳重的中国，也即世人谈及、尤其是中国希望世人谈及的中国：有章可循，感情内敛的谦谦君子。这不是中国，圣哲的著述充其量只能代表道德戒律可以是任何中国人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一部分，而在充满波折、多姿多彩、兴趣广泛的日常生活中，中国人会忘却道德戒律这一部分，至少不是此刻的中国。这些中国人

① 原文为 wisdom literature，通译为“智慧书”，指古代巴比伦王国或古埃及的人生哲学著作，赛珍珠此处借指孔孟老庄等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著述。

并非是循规蹈矩的、言行一丝不苟的普通人。圣哲著述以外，中国还有小说这面镜子，其涉及面广，这个国家，不管是古老的，还是新兴的，其丰富多彩、狂放不羁的生活被一一摄入其中。

普通中国人至少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他们不会像我们这些不切实际的西方人这样，将他们继承下来的理想所居的高堂与他们日常生活的喧闹、混乱和快乐相混淆。两者之间有一堵高墙——现实之墙。对普通百姓而言，理论与现实，他应该是什么样和他实际上是怎样，这两个世界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两眼微闭，可以随口背诵圣贤冠冕堂皇的话语，满怀敬意，甚至摇头晃脑，陶醉其中，完全出于美学欣赏。等他睁开眼睛，看到一个铜板在滚的时候，他转眼间就翻过墙去，回到现实生活之中。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则会在路旁捡起一张纸，上面有字，而他却不认识，以这种类似的、尽管是更具体的方式来进行自我表达。他把这张纸塞进附近一面墙的缝隙中，然后走开，在他看来，这是对理想表示认同的一种姿态，因而感到心满意足。他使圣哲的智慧免遭某些粗心大意者的踩踏。将来某一天，另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会从墙缝里检出这些纸片，在路旁的土地庙烧给土地神，从而履行了他对令人敬重的死者的职责。做完这些事情，他们全都怀着极大的热情，重新投身于日常生活的洪流之中，这里有热闹，有激情，还有混乱，这里，经典之作清醒的冷风吹不过来。这，我要说，就是中国，而这个中国全都映照在中国小说这面镜子里。

(二)

我带着极度的愉悦和不可遏制的好奇心，对着这面镜子看了整整十年。我注视着走过其镜面的公元前一千年周朝的神以及半神半人，我看到汉朝精神抖擞的男人，说话不多，一派“驰骋而过的战马”的雄姿；我也看见“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娇小优雅的女子；看到唐朝的嫔妃簇拥着那位仪态万方的悲剧人物——杨贵妃；我还瞥见宋朝一代代喜爱冒险的皇帝随着这一冒险精神的消失而落入元朝时代蒙古人野蛮的暴乱之中。这些盛大场面一幕幕出现，一直到现在，过去的风流人物成为身穿西装、面色暗褐的人，故事也显然是西方文学的翻版，摇身一变而冒充成中国现代文学。

昨天，放下当今一位超摩登的年轻作家写的一本小说（小说进程中的最近一环），我又回想起那些中国男女人物，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丰富着我的想象力，他们怎么说自己？

第一，这一大堆故事和故事素材跨越了几个世纪的深广的范围，其初民的，几乎都是民间性的内涵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很显然，故事的男女主人公来自于人民，同时又是为人民所塑造。这一点可谓是绝对的真实情况，因为中国学者过去绝对排斥小说，认为它并非是一种文学样式，而斥之为“小说”，只是到了现代，在浸淫于西方文学的海归留学生的影响下，才赋予小说地位。旧式文人学者对小说嗤之

以鼻，而假使他们处于性情中时创作起小说来，那必定是不署真名的；如果他们阅读小说，也是私下里进行的。孔子认为故事本身不具有永恒的价值：“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尽管也将故事收集在他编选的著述之中，但是，如果作品没有直接的道德宗旨，那么，他会一律将其排除在外。大师的这一态度受到文人的效忠，致使小说无法进入文人学者的阶层，一如许许多多被弃之物，小说只好自己来将目不识丁的人，及其欢笑和泪水一并摄入，结果，小说处处洋溢着生活的气息。

然而，尤其是在最早的几个世纪里，出现了许多精巧而生活气息浓郁的故事，它们风格完美，思想敏锐，自我展现手法细腻，一望即知作者的心智和手笔均是训练有素的。只有学人和思想者才写得出来。但是，几乎毫无例外，这些故事都是匿名的，或者是署了个化名。它们出自名学者之手，他们羞于写小说，但又迫于某种生活危机，譬如爱情没有得到回报，或者失去了爱情，因未能获得晋升而失望，亲如兄弟的朋友的背叛，因此，通过讲述故事倾诉悲伤而得到安慰。写文章有严格的要求，不允许有这种情感的倾诉，情感只得求助于小说这一被弃的形式以获得自由的表达。

或者，也许这样一些大手笔故事是出自朝廷人士之手，他们写故事，目的在于觅求良方，进谏敬爱的却又刚愎自用的皇帝。没有人胆敢说天子不对，但是，历朝皇帝往往都非常喜欢听故事，于是，小说即以寓言的形式写出来，辗转到皇室成员手里，希望皇帝能够从主人公犯下罪恶之后在纸上写下的悔悟中吸取教训。

(三)

但是,与大量的故事素材相比,这些故事的数量简直就不值一提;那些故事素材的来源,没人能说得清楚,人们清楚的只是故事素材以某种方式,来自老百姓的生活,他们是一些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所能做的仅仅是听村里的说书人讲故事,然后再给孩子们转述他们听到的关于奇幻、战争和欲望的故事。今天,你走进中国任何一个村庄,都会发现老百姓坐在那儿听故事。他们的祖先也曾这样坐那儿听故事,他们皮肤黝黑,身穿蓝布褂,老实巴交,男男女女挤成一堆,专心致志地听着坐在他们中央瘦得像麻秆一样的说书人讲故事,你能看到他们神情紧张严肃。说书人不断地晃动着他那骨瘦如柴的身体,半是讲述,半是吟唱,听众应和着,一如树枝随风摇摆,说书人哭,听众也哭;就在心脏忍受不了快要迸裂了的时候,他眉头一扬,大笑起来,这时,听众也乐开了,眼泪还滴在被太阳晒得干巴巴的面颊上呢。他讲的就是和他们一样的人的故事,他们也相信这些故事中的人物与他们是难解难分的,带着神奇的自然力量,他们已经解释说,这些自然力量就来自种种神祇,而神祇和人一样,有好有坏。

对于更为复杂、也更有条理的大脑来讲,自然和超自然的这一混合是非常难以理解的。这个国家就在我们面前,是地球上最古老的₁国家,曾经创造出世界上的伟大文明之一,产生过一些最为深刻的哲

学和道德,但是,她的小说当中甚至迄今为止却仍然相信超自然的东西,并对之抱有兴趣。我们说真的,中国人自然就是无神论者,他们确实是无神论者,然而,几个世纪的故事里都是半人半神的神祇鬼怪的言语和行为。神变成人,人变为神,动物也是鬼魂缠身,女人则是罪恶的动物,是披着人皮的花妖狐魅。有句老话这么说:“书没写完,神会写完它。”

某天,我问一位中国饱学之士,为什么这些源自百姓的故事里都充满了这些神奇的内容。他答道:

“我们中国人都怕鬼。即使是那些年轻学生白天高喊世上没有神,说我们死的时候都化为尘土了,他们晚上也害怕从坟地走过。大白天,在集市上,除了自己,他们什么都不相信,但在黑夜里,或者独自一人的时候,他们就怕神了。”接着,他强调了一句:“中国人全都这样。”

“你呢,你也这样吗?”我笑着问。

他把黄铜色眼镜向上推了推,然后盯着我。

“我也是,”他带着尊严回答说。

我的小圈子里有一些有趣、受敬重的朋友,他们衣冠楚楚,是年轻的哲学博士,他们大脑的每一个细胞似乎都充满了怀疑精神,想起这些人,我真想说我不敢苟同上面那位文人的说法。但是,这儿就放着一些现代杂志,上面的故事全出自年轻的中国人笔下,它们浪漫,忧郁,并着上了对未知的惧怕的浓重色彩。

我只好完全从民间意识来对此作出解释。毕竟,中国的大众一

直不是由那些优雅、有文化的人物构成的，这批人是中国经典文化的代表，后来的代表是中国派往西方学问和政府中心的分散各地、为数很少的留学生。中国人 90% 是平头百姓，他们几乎都是文盲，根本缺乏科学知识，因此无法解释使他们永远处于饥谨、战争和洪魔蹂躏之下的无情的自然力量。处于高度文明状态的始终是少数人，而就连这些人也都不可避免地生活在绝大多数的百姓所面对的恐惧、迷信、原始情感和想象的阴影之中，因为民间的想象创造了一切，并且相信一切。它有着孩子般的心灵：死者仍旧活着，动物和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为神祇渗透一切，所以，奇迹没什么神奇，也不是不可能的。

有本最流行的书是一本故事集，年轻人都看这本书，以研究它的文风和题材，老年人也喜欢；而对于长于分析的西方人而言，如果说这本书读起来还有点让人感到愉悦的话，它却仍旧属于比较幼稚的读物。我说的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1630—1715）是山东文人。尽管也有例外，但这本书大都是以神奇的方法，解决人的问题。

这种对奇迹般的、奇怪的和超自然之物的偏爱，已经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对我的问题，一位著名的中国现代学者显然是有点混乱地对我说：

“是这样，这样的故事真可谓卷帙浩繁。我猜想，这是因为我们试图摆脱严酷的生活现实，而逃入浪漫的想象之中。”

这样解释可能不无道理，不过，它几乎没有解释中国许多小说中

所包含的蓬勃的、以流浪汉和无赖的冒险故事为题材的浪漫主义。对我所谓的民间意识这种特质，一个可能的解释——抑或只是其中一个成分——是来自佛教和道教，这两大宗教为中国小说提供了大量的题材。和尚/道士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佛教/道教要让中国人相信的话，吸引的必须是头脑简单、没有文化的普通百姓，因此，他们很早就将教义以简单的故事形式表现出来。佛教是许多关于灵魂轮回转世的故事的来源，而道教则让人相信每棵树上、每块石头和每条溪流里都有精灵存在。但是，老百姓同样凭借着自己丰富的想象力编出许多这样的故事，在讲述给他们听的故事的基础上，大大丰富这些故事。

对于观察家来讲，民间意识对文人学士的这种渗透解释了许多我们称之为东方神秘性的东西。不妨设想一下，中国人是有意识地怀疑，无意识地迷信；主观上是要复杂，不自觉中又是原始的，老百姓满脑子都是急迫的情感和直觉的害怕。或许，这一渗透其中的原始性只不过在小说这面忠实的镜子所映照出的两种特征中再次表现出来。我说的是爱与恨。

（四）

这些故事中写满了爱。不过，很少是那种管理有方的、在组织得井然有序的社会生活范畴以内的夫妻之爱。如同古典文学里一样，

夫妻之间这种明确的关系，是置于职责和理想的范围内被接受的。过去，男人无条件地接受由父母给他挑选的女人，目的是传宗接代。这件事情与他自己的情感生活少有联系，或者干脆就没关系，除非是在一些纯情动人的爱情故事中，丈夫爱上自己的女人。但是，从履行义务这个角度看，这种爱几乎是不需要的，因为这种爱可能会妨碍他孝敬父母。圣典上说，孝子不能爱妻甚于爱父母。但是，男人，从皇帝到农民，一旦履行完义务，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去爱，正是从这种狂放的爱中间，人们在中国小说中发现坦率的激情故事出现了。

或许，这些故事出现得最多的时候应该是在杨贵妃生活和得宠的唐朝。在对她的爱情上，皇上为庶民百姓树立了一个榜样。村里的说书人口无遮拦，故事不胫而走，连文人学士也是思如泉涌，就此题材走笔如飞。这些故事中最为哀婉动人、同时也是最高雅的是曹邴的《梅妃传》。故事描写可爱的梅妃深得皇上的宠幸，直到皇上看上更美的杨贵妃。梅妃性情温柔，善诗文，为心上人写下优美的诗句。当她感觉皇上不再宠爱她的时候，她精神崩溃了，人也变得憔悴不堪。皇上得知后，命人送去一斛珍珠，梅妃就此吟诗一首，呈皇上：

桂叶双眉久不描，

残妆和泪污红绡。

长门尽日无梳洗，

何必珍珠慰寂寥。^①

有许多故事描写这两个绝代佳人为赢得皇帝的宠幸而争风吃醋，最后，两人都死于安史之乱，杨贵妃正值最美的年华。在她死前不久，人们还能在《隋唐演义》里看到作者林瀚对她的描写：

贵 妃 出 浴

皎皎如玉，光嫩如莹，体愈香，云鬓慵整偏娇样。

罗裙灰长，轻衫取凉，临风小立神骀宕。细端详：

芙蓉出水，不及美人妆。

皇帝的生活骄奢淫逸，激怒了他的臣民，无奈之下，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皇帝只得呻吟着下令赐死杨贵妃；她就这么死了，死的时候，还是皇帝宠爱的妃子。

在许多——绝大多数——爱情故事中，激情无所顾忌，没遮没拦地燃烧。只有到了现代，种种虚假的掩饰才改变了男女之间的态度。就像许多平民百姓一样，中国人对待两性关系向来很坦率，性就是性，而且也只是性而已。性欲是一种值得称道的事情，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东西，也不是什么病态的想象，而是一种健康的，对身体及其行为的公开的快乐。第一步是赞赏其情人的蛾眉，下一步、也是很自然

① 见《全唐诗》卷五。

的一步就是占有她的身体。通常的情况是，她属于较下层的社会，这个阶层的妇女没有不愿意的。这种性事的场面描写一步步直白清楚，对于观念陈腐的人来讲是震惊的，但对于性情中人来讲，却是纯真迷人。

这种对性所持的总体上健康的态度在现代中国是否真的有了变化，一时还很难说。确实，现代爱情故事已经不那么强劲有力，更病态；不那么单纯，而是更多地效仿法国和俄国爱情故事。当然，义务与快乐之间旧的疆界已变得更为模糊，因为，今天的年轻人坚持要先恋爱后结婚，因此，将婚姻与义务完全隔离开来。“他居然要爱妻子！”某天，当着我的面，也当着她那叛逆的儿子的面，一位母亲怒吼着，我在语法学校教她儿子。

不过，我还是不相信变化有多少深度。是的，人们经常听说现在两性之间平等了。听得多了，我就问一个在现代机构工作、长相很漂亮、留着短发的年轻职员：

“嗯，现在你们青年男女平等吗？”

“你要我讲真话吗？”她停顿了一会儿，问我。

“如果你愿意讲真话，就讲真话。”我答道。

“那好，我们是平等——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我觉得我们女人终究还只是‘花瓶’——是装饰品。”

“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呢？”我又问，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她真是相当漂亮。

“我们发现，真长得丑的女孩考试很少能及格的，”她说，眼神可

爱而苦恼。

(五)

以下是一种有趣的思考：这是否就是在拆除横亘在义务和理想之间、生活现实与快乐之间的那堵墙？是在中国古老文明瓦解的过程中大大方方迈出的最后一步？当然，这一文明的力量之一曾经是提供给男人以理想化的精神，同时，也为他们那渴望的、反抗的身体提供给养。只有时间能够回答上面的问题。目前，小说这面镜子还没有反映出什么东西，除了我在这里写下来的，即爱情和欲望是合二为一的，没什么好让人觉得羞耻。

至于恨，这是一种意愿的完成。恨的范围从为了孝顺的缘故而进行的严厉报复（这甚至殃及第三代和第四代），到快乐的土匪所搞的肆无忌惮的谋杀。国外的感伤主义者和中国的理论家都喜欢的一种说法，即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是的，古典作品中有许多关于和平的美妙说法，但是，如果人们爱此事本身，那么，这只是像人们爱他们的一些道德训诫一样，很抽象，而且根本不用担心什么实践方面的事情。

然而，小说这面镜子照出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小说讲述的是无休止的战争和宿仇，不仅是在现在这种麻烦不断的现代，而且一向如此。和平时期短暂且不稳定。理论上讲，当兵的被置于社会的最低